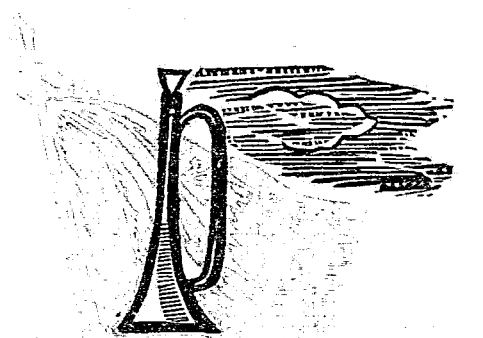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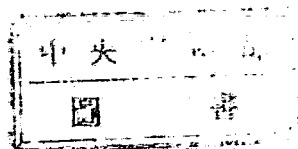




—詩—

了 伊 楊

伊 楊



第
2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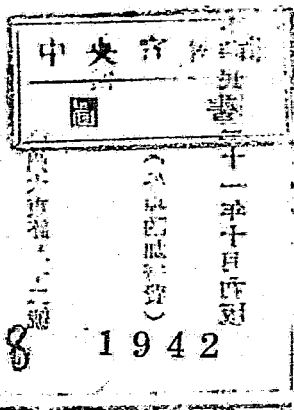
社 版 出 叢 文

Alt
I226
392

登 32.00106
H613.11
22710
4627

丁 笑 軍 將

伊 楊



社 版 出 叢 文



3 2173 1868 6

32.00/06

將軍笑了（詩）

目次

將軍笑了.....	一
你們回來了.....	一三
新生的歌頌.....	三一
紅十字衣.....	四一

將軍笑了

——劉宣五隊要去昆明了，而他

們和將軍發生了愛憎啊！

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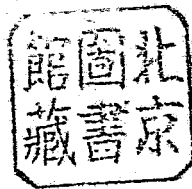
笑了

看着

將出動的

兵隊

1



(南)

笑了！

這兵隊

是將軍的孩子

孩子

是吸你母乳奶

長大的呀

將軍

笑了

看着

將出動的

兵隊

笑了

可是

他的眼睛

發着亮呀

笑里

含着眼淚呵……

一個兵隊的成長

比起養育一個孩子

難得多啊……

三個春天

將軍

像扶育一群初生的嬰兒

苦心呀

天要下雨

給戴上斗笠

刮起了北風

給穿上棉衣

在每一個戰鬥後

將軍都以無限的溫情

給那些幼小的心靈

以鼓舞

給那些辛勞的身體

以休息

今天

兵隊壯大了

在狂風里

颶起了

演劇隊的旗幟

在南國

這藝術兵隊

行列是堅強的啊

在潯江

在柳江

在西江

在邕江

在雷州的平原

在南海的邊沿

這兵隊的脚步

在人們心上

留下了——
一個深坑呵

大兵和農民

永遠記得

一個藝術兵隊

從這里經過

永遠談起

他們演的戲

永遠哼着

他們唱的歌……

呵！

兵隊壯大了

當將軍

看着這兵隊

自傲的時候

笑的時候

而兵隊

要開走了……

在前一個春天

海上的南風

湧過來

要把這兵隊

捲向中原

將軍呀

用盡了心血

以自己的手

保衛了這兵隊

這兵隊

是將軍的孩子啊……

孩子，

從將軍愛撫下

用笑

過着日子

又一個春天了

而今天

不幸地

這兵隊

就要開走

將軍

留不住這兵隊

這兵隊

捨不得將軍啊

呵

一個兵隊

將離開扶育他的將軍

而遠去了啊……

將軍

檢閱着

將出動的

兵隊

笑了

可是

他的眼睛

有些潮濕了

好像說——

他們

是離了家的孩子呀

出去了

是否還有人

愛他們呢……

——一九四二年七月

你們回來了

呵！

你們回來了

啊

天哪

想不到

你們活着地

回來了

想不到

你們

仍以笑着的臉

和熱愛的心

從遙遠的

海的那邊

奔向祖國

好像你們忘記了

你們第一次

從這熱愛着的土地上

被逐放的命運

不

你們沒忘記

你們記得很清

你們曾以

農民失去了土地的悲痛

年青人初戀而失望的心情

別離祖國

去向了

海的那邊……

你們走後

我們像一個士兵

在前綫

沒有了槍支

我們像一個年青人

在新婚前夜……

死去了愛人

無數次

我們都急得

要哭出來……

我們不能解答

一個得救的病人

為什麼仇恨那

診治他的醫生
而醫生

却始終以初戀的心

關懷那

還沒健康的病人

十二月

北風

怒掃着大地

沙土

飛揚起來了

樹林

僅有的黃葉

在颼

而海水

以醉徒的步伐

帶着火

燎原了

海的那邊……

我們好急啊！

我們

哭

我們

感

我們敬心你們的

生死

但我們不曉得

怎麼辦

有時

我們以反教的心

希望

真有上帝

希望上帝

能答應我們的

祈禱

保佑你們這些

正直的人

給你們

以平安……

可是

我們像在沙漠里

找尋水井

好的消息

一點得不到

而壞的

不幸的

悲哀的

傳說

却像春天的青草

滿山

遍野……

有的說——

你們

給飛機

炸死了……

有的說——……

你們

給敵人

俘虜去了……

有的說——

你們

已經

自殺了……

有的說——

是你們

啊……

這些時

我們的心

充滿了

憂鬱

我們的眼睛

老是

水汪汪的

我們的談話

悶口

就把你們提起

我們的快樂

建築在

你們平安的

消息上……

這幾天

月亮

格外明朗

我常常

一個人

走在這

撒滿了銀色的地上

想念你們

我想——

你們這些……

辛勞的農民

爲了養育我們

而耕種

本來

給你們的報答

……應該是

尊敬與歌頌

而現在

那極力的私有者

却把你們

當做罪人

使你們 普濟衆人

遭逢劫難

十二月的

而歷年

災難……

與……

月光下

我想起

祖國的命運

也想起

你們的命運

加上十二月的災難

爲你們的生命

在十二月災難里的

臨傳

我偷偷地

哭了……

我哭泣

爲祖國

爲你們

爲人民

爲了這

不可補償的損失……

啊

別提起了

把悲哀

藏起來吧

今天

你們回來了

啊

你們終竟

回來了……

啊

你們以笑着的臉

懷着

戰鬥的心

從遙遠的

海的那邊

奔向祖國

讓我們

也用笑

來歡迎你們吧！

啊！

你們回來了

我想

一

第一次的遭遇

該不會

再有了吧

——一九四二年二月

中央書局

警國

新生的頌歌

——一九四二年

以冬天的漁夫

期望着春天的陽光

來溶醒這冰凍的河流底心情

我們來迎接這新生的日子

這新生的日子

像一群布軍

滿載着歡快與喜悅

由春之神

帶往人間

看哪

春之神

給河流以解放

（漁夫笑了）

給泥土以生氣

（農夫笑了）

給草原以新衣

（畫家笑了）

給抗戰以勝利

（我們笑了）

全中國人笑了

人類的絕對大多數

笑了

和平之神

也笑了……（

笑吧

盡情地

把我們五十年來

想笑

而人終竟付予了眼淚的悲哀

用歉然

給以補償吧……

來

舉起杯子

碰一碰

把在這物價高貴的今天

我們買不起酒

連買茶點也不允許

而只能用

白開水代替白蘭地的

酒

喝光……

再來

讓我們放大嗓子

粗壯地

把我們五年來

抑鬱在心里的

頌揚與咒罵

而在戰鬥中所創造的歌……

高唱……

還有

頂好——

把那些屯積我們幸福的

統治我們快樂的

包辦我們生命的

其實是創子手

而表面裝得像傳道師所說的

上帝一樣的慈愛的騙子

編一曲戲

把他們的醜態此

表演出來

以這些舊的罪孽的毀滅
來迎接這新生的日子
還可以使我們

永遠地

不會再遭受到

第二次的欺騙……

不過

還是要小心——

那些將熄而未熄的餘燼

可以釀成火災

那些死而永逝的狂徒

還會作死前掙扎

他們會用媚人的蕩婦

來勾引

他們會用醜惡的金幣

來收買

他們會用無恥的暴力

來威脅

他們會用卑鄙的虛榮

來誘惑

祈我們

不要在風沙裡

不敢睜開眼睛

不要在晨霧里

不能終以真情

我們要像冬天的北風

奔馳在原野

誰能擋住

我們要像春天的瀑布

從高山瀉下

誰能攔阻

我們要把自由

做足路基

我們要把快樂

當做沙土

以自由的路基

鋪上快樂的沙土

好讓這新生的日子

像一羣卡車

滿載着歡快與喜悅

永遠地

將幸福

運往人間……

一九四一年除夕

紅藍十字衣

我走向回家的郊外底路上

着來了

這被秋天的脚步蹂過底原野
顯得多麼荒涼啊

秋風吹來

我這因經過兩個冬的季節

而失去了防禦嚴密的棉衣

使我加快了步子

我只想用急速的血脈循環

來溫暖我將失去知覺的身子

在視綫的頂端

我模糊地覺到了一個行人

拖着慢慢的一步

他像推帶了

會揚起萬里風沙的

長途的行程者的疲勞
移動在這秋的原野中
辛勞的跋涉者啊

呵，着滾了

在離我十多步的前方

看清了

那是個穿着單衣的兵士
下半部

用那貧窮的老漁夫

僅有的破漁網一樣地舊軍毯

代替了褲子

從那衣上

可以隱約地

見到那殘留着的紅十字

從那背上飛起的布片里

還可以見到他的肉體

——那常挨飢餓的肉體

那久經風霜的肉體

那營養不足的肉體

那生滿疥瘡的肉體

辛 那在秋風里抖擻着

這和冰雪日子里的枯樹一樣

受傷後而未復原的肉體啊……

他的步子很

跟踉跄

和剛學走路的小孩一樣

失去他的脚

支撐不住他的體重啊

他終于躺下了呵

在那路旁

已經衰倒而且變了色的青草地上

躺下了……

48

他是不是——

企圖等秋風帶來落葉 離不了——

把落葉當做棉襖 青草離土

箭在這秋的原野里

獲得安眠呢！

我懷着恐怖的心

走過他身邊

我那失掉勇氣的眼睛

不敢看他一面

我怕他爬起

抓住我。

風聲

你這裝腔作勢的人

走過我身邊

怎麼不理會

好像什麼也沒見到似的

告訴你

在秋風里

你穿得這麼多

我只一件破舊的單衣

問你

你憑着什麼

走過這原野

是你的家

我呢

我曾經爲了你

而流過血呀

呵 我怕

我跑起來了

我要趁黑夜跳進湖裏

繞過這原野

回家去

他呢

今晚不起回家嗎

他的家

呵……

黃昏下的秋底原野

本來荒涼

再加上一件單薄的紅十字衣

聽在秋風里……

二

夜半

雨打在瓦上的聲啊

吵醒了我

幾次想重睡的心
被那黃昏時的追憶

破滅了

腦子里

掘出了痛楚的畫面……

我想起了黃昏

黃昏下的秋天

我想起了秋風

秋風下的原野

我想起了秋雨

秋雨下的苦人

我想起了，
在風里的

貴婦人底綢衫

我想起了，
搖蕩在秋風里的

戰士底紅十字衣

我想起了……
啊……

……

一個穿着紅十字單衣的人

躺在秋的原野里

今夜的風雨

是否會傷害他

他

曾經是一度的民族底戰士啊……

窗縫處

溜進了寒風

習棉被

暖不了身體

好冷呀……

好……冷呀……

三

第二天早晨

我以人類同情心的懷念
進城去

順便探望那受難者

啊……

朝霧

散佈在秋的原野

晨風

在荒野中跑步

夜雨

把泥路按上了彈簧

他

躺在枯黃的草上……

起來呀

貪睡的人

你睜着因飢寒而大的眼

在看什麼

寒風下你並不抖擻的身體

不怕冷嗎

不起來了呵

這披着紅十字單衣的人

不會起來了

任憑風

去吹那紅十字衣

任憑雨

去着洗他底肉體……

可是

他却用因憤怒而要冒出火花的眼晴

望着天

他以為給他這不幸底命運的

是天

能使得他希望以滿足的

也是天

十六年來

正因為希望可能得到滿足的等待
他才

在傷並沒有澈底好的時候
就走上這——

他沒料想到他不能走完的路

——這路的彼端

一直通到前綫

前綫

是實現他希望的地方啊……

他打算把生命交給戰鬥

以戰鬥去獲取勝利

以勝利去換得符號

只要壁邊

一顆星也好

——他不是想做官

只是想吃得飽

穿得暖

獲得人的待遇

誰曉得

這可憐的靈魂

十六年來

十六年來
一點也不算過份的希望
却在一個黃昏裏
隨着秋風而飛了……

夢四人的詩歌

樂言題

被秋天的脚步踩過底原野
顯得多麼荒涼啊
再加上一陣渾薄的紅十字衣
飄在秋風里

以詞聲去離聲聲離

秋風里

紅十字衣飄起

好像那不平的心——

人們啊

把你們珍貴的愛情

慷慨些吧

對於我

你們是太吝嗇了啊……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註：這詩題一顯見，是超碼

官的符號——少尉。

608

將軍笑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者 楊 伊

發行者

經售者 華新書店

柳州大東路五十二號

實定價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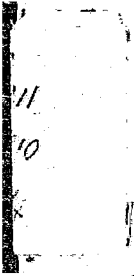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寄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初版

1942

82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柳字〇〇〇玖號



8.10 #

800
~~150~~ 450